儒林外史/第2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儒林外史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七回　王太太夫妻反目　倪廷珠兄弟相逢

下一回▶

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，回家向丈夫說了。次日，歸姑爺來討信，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：「我家堂客過去，著實講了一番，這堂客已是千肯萬肯。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。到明日，拿四樣首飾來，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，擇個日子就抬人便了。」歸姑爺聽了這話，回家去告訴丈母說：「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；只是性子不好些，會欺負丈夫。這是他兩口子的事，我們管他怎的！」鮑老太道：「這管他怎的！現今這小廝傲頭傲腦，也要娶個辣燥些的媳婦來制著他纔好！」老太主張著要娶這堂客，隨即叫了鮑廷璽來，叫他去請沈天孚、金次福，兩個人來為媒。鮑廷璽道：「我們小戶人家，只是娶個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，這樣堂客。要了家來，恐怕淘氣。」被他媽一頓臭罵道：「倒運的奴才！沒福氣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，開口就說要窮！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！像他有許多箱籠，娶進來擺擺房也是熱鬧的！你這奴才，知道甚麼！」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，只得央及歸姑爺同著去拜媒人。歸姑爺道：「像娘這樣費心，還不討他說個是，只要揀精揀肥，我也犯不著要效他這個勞。」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，道：「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計較他。」姑爺方纔肯同他去拜了兩個媒人。

次日，備了一席酒請媒。鮑廷璽有生意，領著班子出去做戲了，就是姑爺作陪客。老太家裏拿出四樣金首飾，四樣銀首飾來，—— 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，——交與沈天

孚去下插定。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。只拿四樣首飾，叫沈大腳去下插定。那裏接了，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、四櫥，和盆桶、錫器、兩張大床，先搬了來。兩個丫頭坐轎子跟著，到了鮑家，看見老太，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，又不好問，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，就在房裏坐著。明早，歸家大姑娘坐橋子來。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個攙親。到晚，一乘轎子，四對燈籠火把，娶進門來。進房撒帳，說四言八句，拜花燭，喫交杯盞，不必細說。五更鼓出來拜堂，聽見說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氣，出來使性摜氣磕了幾個頭，也沒有茶，也沒有鞋。拜畢，就往房裏去了。丫頭一會出來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嗑；一會出來叫拿炭燒著了進去與太太添著燒速香；一會出來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、做湯拿進房來與太太喫。兩個丫頭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聲響。鮑老太聽見道：「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！連奶奶也叫不的！只好叫個相公娘罷了！」丫頭走進房去把這話對太太說了，太太就氣了個發昏。

到第三日，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。南京的風俗：但凡新媳婦進門，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，發個利市。這菜一定是魚，取「富貴有餘」的意思。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，燒起鍋，請相公娘上鍋，王太太不采，坐著不動。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：「這使不得。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，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。」太太忍氣吞聲，脫了錦緞衣服，繫上圍裙，走到廚下，把魚接在手內，拿刀刮了三四刮，拎著尾巴，望滾湯鍋裏一摜。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檯傍邊看他收拾魚，被他這一摜，便濺了一臉的熱水，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濕了，嚇了一跳，走過來道：「這是怎說！」忙取出一個汗巾子來揩臉。王太太丟了刀，骨都著嘴，往房裏去了。當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來坐。

到第四日，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，進房來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並無紗帽，心裏疑惑他不像個舉人。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，問道：「這晚間你往那裏去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做生意去。」說著，就去了。太太心裏越發疑惑：「他做甚麼生意？」又想道：「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。」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纔回來。太太問道：「你在字號店裏算帳，為甚麼算了這一夜？」鮑廷璽道：「甚麼字號店？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，領著戲子去做夜戲纔回來。」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；聽了這一句話，怒氣攻心，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牙關咬緊，不省人事。鮑廷璽慌了，忙叫兩個丫頭拿薑湯灌了半日。灌醒過來，大哭大喊，滿地亂滾，滾散頭髮；一會又要扒到床頂上去，大聲哭著，唱起曲子來。原來氣成了一個失心瘋。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；看了這般模樣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正鬧著，沈大腳手裏拿著兩包點心，走到房裏來賀喜。纔走進房，太太一眼看見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馬子跟前，揭開馬子，抓

了一把尿屎，抹了他一臉一嘴。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。眾人來扯開了。沈大腳走出堂屋裏，又被鮑老太指著臉罵了一頓。沈大腳沒情沒趣，只得討些水洗了臉，悄悄的出了門，回去了。

這裏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：「這是一肚子的痰，正氣又虛，要用人參、琥珀。」每劑藥要五錢銀子。自此以後，一連害了兩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飾都花費完了；兩個丫頭，也賣了。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：「他本是蜈蚣之子，又沒中用，而今又弄了這個瘋女人來，在家鬧到這個田地，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，還不夠他喫人參、琥珀！喫光了，這個如何來得？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，離門離戶，我們纔得乾淨，一家一計過日子。」鮑老太聽信了女兒、女婿的話，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。鮑廷璽慌了，去求鄰居王羽秋、張國重來說。張國重、王羽秋，走過來說道：「老太，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。況且又幫著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，如何趕得他出去？」老太把他怎樣不孝，媳婦怎樣不賢，著實數說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！他若要在這裏，我只好帶著女兒、女婿，搬出去讓他！」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，只得說道：「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。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？」老太道：「他當日來的時候，只得頭上幾莖黃毛，身上還是光光的！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過兩回親。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補報我罷了，我還有甚麼貼他！」那兩人道：「雖如此說，『恩從上流』，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。」說來說去，說的老太轉了口，許給他二十兩銀子，自己去住。鮑廷璽接了銀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來，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。只得這二十兩銀子，要團班子弄行頭，是弄不起；要想做個別的小生意，又不在行；只好坐喫山空。把這二十兩銀子喫的將光，太太的人參、琥珀藥也沒得喫了，病也不大發了，只是在家坐著哭泣咒罵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，王羽秋迎著問道：「你當初有個令兄在蘇州麼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老爹只得我一個兒子，並沒有哥哥。」王羽秋道：「不是鮑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倪家雖有幾個哥哥，聽見說，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，後來一總都不知個下落；卻也不曾聽見是在蘇州。」王羽秋道：「方纔有個人，一路找來，找在隔壁鮑老太家，說：『倪大太爺找倪六太爺的。』鮑老太不招應，那人就問在我這裏。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正是第六。」王羽秋道：「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邊找去了。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，你在我店裏坐了候著。」少頃，只見那人又來找問。王羽秋道：「這便是倪六爺，你找他怎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是那個要找我？」那人在腰裏拿出一個紅紙帖子來，遞與鮑廷璽看。鮑廷璽接著，只見上寫道：

「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，本名倪廷璽，乃父親倪霜峰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。我叫作倪廷珠。找著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。要緊！要緊！」

鮑廷璽道：「這是了！一點也不錯！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跟大太爺的，叫作阿三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大太爺在那裏？」阿三道：「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，每年一千兩銀子。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。既是六太爺，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。」鮑廷璽喜從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清橋撫院公館前。阿三道：「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著。我去請大太爺來會。」一直去了。鮑廷璽自己坐著，坐了一會，只見阿三跟了一個人進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醬色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綹髭鬚，有五十歲光景。那人走進茶館，阿三指道：「便是六太爺了。」鮑廷璽忙走上前。那人一把拉住道：「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」鮑廷璽道：「你便是我大哥哥！」兩人抱頭大哭，哭了一場坐下。倪廷珠道：「兄弟，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，我在京裏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學會了這個幕道，在各衙裏做館。在各省找尋那幾個弟兄，都不曾找的著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，在三牌樓找著一個舊時老鄰居問，纔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鮑廷璽道：「我而今鮑門的事……」倪廷珠道：「兄弟，你且等我說完了。我這幾年，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，賓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脩一千兩銀子。那幾年在山東，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。這是故鄉了，我所以著緊來找賢弟。找著賢弟時，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，拿出來弄一所房子，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，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大哥在上……」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，怎樣蒙鮑老爹恩養，怎樣在向太爺衙門裏招親，怎樣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這個女人，而今怎樣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，都說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「這個不妨。而今弟婦現在那裏？」鮑廷璽道：「現在鮑老爹隔壁一個人家借著住。」倪廷珠道：「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」

當下會了茶錢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。王羽秋也見了禮。鮑廷璽請他在後面。王太太拜見大伯，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，只穿著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，送與弟婦做拜見禮。王太太看見有這一個體面大伯，不覺憂愁減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來。鮑廷璽接著，送與大哥。倪廷珠喫了一杯茶，說道：「兄弟，我且暫回公館裏去。我就回來和你說話，你在家等著我。」說罷，去了。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：「少刻大哥來，我們須備個酒飯候著。如今買一隻板鴨和幾斤肉，再買一尾魚來，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，做個四樣纔好。」王太太說：「呸！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！他一個撫院衙門裏住著的人，

他沒有見過板鴨和肉！他自然是喫了飯纔來！他希罕你這樣東西喫！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，到果子店裏裝十六個細巧圍碟子來，打幾斤陳百花酒候著他，纔是個道理！」鮑廷璽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」當下秤了銀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備齊，捧了來家。到晚，果然一乘橋子，兩個「巡撫部院」的燈籠，阿三跟著，他哥來了。倪廷珠下了轎，進來說道：兄弟，我這寓處沒有甚麼，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。」叫阿三在轎櫃裏拿出來，一包一包，交與鮑廷璽，道：「這個你且收著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。你作速看下一所房子，價銀或是二百兩、三百兩，都可以；你同弟婦搬進去住著，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。我和姬大人說，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，拿到南京來做個本錢，或是買些房產過日。」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，留著他哥喫酒。喫著，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。說著又哭，哭著又說。直喫到二更多天，方纔去了。

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，叫了房牙子來，要當房子。自此，家門口人都曉的倪大老爺來找兄弟，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，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。太太是不消說。又過了半個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橋施家巷，三間門面，一路四進，是施御史家的。施御史不在家，著典與人住，價銀二百二十兩。成了議約，付押議銀二十兩。擇了日子搬進去，再兌銀子。搬家那日，兩邊鄰居都送著盒。歸姑爺也來行人情，出分子。鮑廷璽請了兩日酒，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。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啾啾唧唧的起來，隔幾日要請個醫生，要喫八分銀子的藥。那幾十兩銀子，漸漸要完了。

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，上了蘇州船。那日風不順，船家盪在江北。走了一夜，到了儀徵，船住在黃泥灘，風更大，過不得江。鮑廷璽走上岸要買個茶、點心喫，忽然遇見一個少年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紬直裰，腳下大紅鞋。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你不是鮑姑老爺麼？」鮑廷璽驚道：「在下姓鮑。相公尊姓大名？怎樣這樣稱呼？」那少年道：「你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？」鮑廷璽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。」當下兩人走進茶館，拿上茶來。儀征有的是肉包子，裝上一盤來喫著。鮑廷璽問道：「相公尊姓？」那少年道：「我姓季。姑老爹，你認不得我？我在府裏考童生，看見你巡場，我就認得了。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喫過了酒。這些事，你難道都記不得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你原來是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。你卻因甚麼做了這門親？」季葦蕭道：「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，王老爹不曾跟了去，就在安慶住著。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，安慶的鄉紳人家，因他老人家為人盛德，所以同他來往起來，我家就結了這門親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也極好。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君見背，已三年多了。」鮑

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你卻為甚麼在這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因鹽運司荀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來看看年伯。姑老爺，你卻往那裏去？」鮑廷璽說：「我到蘇州去看一個親戚。」季葦蕭道：「幾時纔得回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大約也得二十多日。」季葦蕭道：「若回來無事，到揚州來頑頑。若到揚州，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處。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爺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個一定來奉侯。」說罷，彼此分別走了。鮑廷璽上了船，一直來到蘇州，纔到閶門上岸，劈面撞著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榮華富貴，依然一旦成空；奔走道途，又得無端聚會。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